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全流时代共享经济平台的 内涵、特征与发展价值

——基于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融合视角

熊伟, 王晓北, 刘邦凡

燕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河北 秦皇岛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9日

摘要

新质生产力作为以创新为主导, 兼具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为全流时代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核心指引与技术支撑。共享经济平台是二者深度融合的创新业态, 其内涵与价值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被重新定义, 运营特征也呈现出与传统经济平台截然不同的特质。本文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出发, 立足电子商务交易逻辑与数字经济发展规律, 重新界定共享经济与共享经济平台的核心内涵, 分析全流时代共享经济平台运营模式的核心特征, 探究其依托电商技术与数字经济要素的发展动力, 并从多维度剖析其社会价值, 明晰其在数字经济要素配置、电子商务业态创新中的定位, 为其后续规范化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全流时代, 共享经济平台, 数字经济, 电子商务, 发展价值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Value of the Sharing Economy Platform in the All-Flo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Perspective of Digital Economy and E-Commerce

Wei Xiong, Xiaobei Wang, Bangfan Liu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Hebei

文章引用: 熊伟, 王晓北, 刘邦凡.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全流时代共享经济平台的内涵、特征与发展价值[J]. 电子商务评论, 2026, 15(6): 189-198. DOI: 10.12677/ecl.2026.156624

Abstract

As an advanced form of productive forces characterized by innovation, digitalization, intelligence, greenness, and integration, the new quality of productive forces provides core guidance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e-commerce in the all-flow era. The sharing economy platform, as an innovative business form resulting from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two, has its connotation and value redefin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quality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its operational features also exhibit distinct traits from traditional economic platforms. Start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quality of productive forces, this paper redefines the core connotations of the sharing economy and sharing economy platforms based on the transaction logic of e-commerce and the development law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t analyzes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perational model of sharing economy platforms in the all-flow era, explores their development drivers relying on e-commerce technologies and digital economy elements, and multi-dimensionally dissects their social value. It clarifies their positioning in the alloc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elements and the innovation of e-commerce business forms, laying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ir subsequent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Keywords

New Quality of Productive Forces, All-Flow Era, Sharing Economy Platform, Digital Economy, E-Commerce, Development Valu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类社会已全面迈入全流时代，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核心形态，电子商务成为要素交易主流方式，生产要素数字态跨时空流动、资源数字化全域化配置、经济主体网络化联结成为常态。共享经济作为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融合创新的新型经济模式，突破了传统电子商务“所有权转移”的交易逻辑，实现了“使用权共享”的业态升级，从单一资源共享向全领域业态融合跨越式发展，成为数字经济提质增效、电子商务业态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1]。

从巴伐利亚的区域性货币共享到旧金山的沙发冲浪，共享经济实践场景持续拓展，市场价值不断释放。这一发展背后，是数字经济技术体系对传统经济模式的重构，是电子商务交易机制对共享场景的适配，而共享经济平台作为连接供需双方的核心枢纽，其内涵、特征与价值成为全流时代值得深入研究的核​​心问题[2]。

当前，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培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其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强调质效提升、绿色低碳与系统协同，与全流时代数字经济“要素全域配置、价值深度挖掘”、电子商务“高效交易、普惠共享”的核心逻辑高度契合。共享经济平台作为共享经济发展的支撑载体，既是数字经济下要素配置的重要节点，也是电子商务业态创新的重要探索，其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下，不仅实现了自身模式的创新发展，更在推动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融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

2.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共享经济与共享经济平台的内涵界定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重塑了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的发展底层逻辑,也为共享经济与共享经济平台的内涵界定、价值定位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共享经济不再是简单的“闲置资源交换”,而是数字经济下生产要素使用权共享的重要实践;共享经济平台也不再是单纯的“供需连接中介”,而是数字经济要素配置的核心载体,二者的发展均需契合新质生产力核心要求,遵循电子商务交易规律与数字经济发展规律。

2.1. 相关概念的重新界定

“共享经济”的概念与美国社会学家马科斯·费尔逊(Marcus Felson)和琼·斯潘思(Joe L. Spaeth)于1978年提出“协同消费”(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以及 Yochai Benkler(耶鲁/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在2001~2006年间系统阐述的“基于共域的同侪生产”(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等概念存在关联性[4]。而“共享经济”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流行于我国共享单车潮流之中,大体时间是2008年左右。

在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结合电子商务与数字经济特征,共享经济的内涵得到延伸:以数字技术、智能算法为核心支撑,以共享经济平台为运作载体,实现闲置资源、剩余产能、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跨主体、跨时空使用权共享的经济模式,核心不仅是“资源共享”,更是“生产力提质”,通过减少资源闲置、降低交易成本,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顺应电子商务“轻资产、高效率”的交易趋势[5]。

共享经济平台是由第三方创建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市场平台,是共享经济模式落地的核心支撑。在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其是集技术赋能、要素配置、信用管理、生态构建于一体的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融合枢纽。依托移动LBS应用、动态算法定价等新质生产力相关技术,既传承了电子商务平台“线上匹配、线下履约”的交易逻辑,又突破了传统电商“所有权交易”的边界,实现了“使用权共享”的业态创新;同时推动了传统生产要素的数字化转型,实现了数字经济要素的全域化配置,核心价值在于将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创新转化为要素配置效率,将电子商务交易机制适配于共享经济实践场景。

从参与主体来看,共享经济仍由需求方、供给方、平台方三大主体构成,与传统电子商务主体结构高度一致,但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下,各主体参与方式与价值定位发生变化。需求方从“单一商品消费”向“个性化、多元化要素共享需求满足”转变;供给方从“商品供给”向“剩余产能、闲置资源释放”转变;平台方从“交易中介”向“生态构建者、规则制定者、技术赋能者”转变,三者形成协同发展的共享经济生态,契合新质生产力“系统协同”特征,顺应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融合发展趋势[6]。

2.2.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共享经济平台的价值体现

共享经济平台是共享经济模式运作的核心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凸显了其核心价值。从电子商务业态创新与数字经济要素配置的双重维度,结合共享经济形成、理论、发展现实需求三个视角,能更清晰把握其价值内涵。

1. 从共享经济形成视角看,平台是技术赋能要素配置与业态创新的核心载体。在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数字技术平台与在线移动支付系统是推动共享经济形成的首要核心因素,共享经济平台正是这一技术因素的具体落地载体。新质生产力的数字技术创新,让平台突破了地域、信息与交易成本限制,移动支付、大数据等技术为平台运作提供了支撑,这些技术既是数字经济核心技术体系,也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关键支撑。可以说,共享经济平台成为新质生产力技术赋能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的重要场景,让数字技术转化为实际经济发展动力。

2. 从共享经济理论视角看,平台是实现“对等者协同”的创新中介与要素链接节点。共享经济本质是基于C2C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需要第三方在线平台作为中介实现供需连接。在新质生产力视域下,这一“中介需求”被进一步强化,因为新质生产力强调生产要素的全域化、高效化流动,对等者之间的

跨时空互动必须依托专业平台实现技术支持、规则制定与信用保障。共享经济平台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了对等者之间的在线交流、线下交易、互评互信，依托智能算法实现供需精准匹配，提升了电子商务交易效率，实现了数字经济要素高效配置；同时通过构建社会互动场景，推动了信任生成与协同发展，完善了电子商务信用体系，夯实了数字经济信任基础。

3. 从共享经济发展现实需求视角看，平台是满足多元主体需求的普惠载体与价值挖掘抓手。全流时代共享经济发展面临着陌生人之间信任建立的现实障碍，也有着多元主体需求，共享经济平台的出现解决了这些障碍，满足了多元需求，发展目标与新质生产力“人本化、绿色化、高质量”要求高度契合[7]。从消费者角度，平台让消费者以“共享”代替“购买”，满足个性化需求，减少资源消耗与资金占用，还能满足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从供给方角度，平台让供给方释放闲置资源与剩余产能，实现了传统生产要素的数字化价值再挖掘，为电子商务提供了新的供给形态；从平台方角度，平台可通过提供共享服务与增值服务获得收益，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推动了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的融合发展。

3.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全流时代共享经济平台运营模式的核心特征

新质生产力的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化、融合化特征，深刻影响了全流时代共享经济平台的运营逻辑，使其形成了与传统经济平台截然不同的运营特征。这些特征既传承了电子商务平台的运营基因，也体现了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征，结合实践发展，其呈现出创新驱动的独角兽企业集聚、技术赋能的高额利润获取、数字支撑的声誉机制依赖三大核心特征。

3.1. 创新驱动：独角兽企业集聚，跨行业融合发展

共享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创新驱动”要求高度契合。在创新驱动下，共享经济平台迅速崛起并向传统行业渗透，形成了一批独角兽企业，如 Airbnb、Uber 等，当前独角兽企业数量仍在快速增长，基本每月都会诞生一个超十亿美元的共享经济独角兽公司。

这些独角兽企业的崛起，是新质生产力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的双重结果，核心是数字经济技术与电子商务模式的融合创新。一方面，依托数字技术、智能算法等打破了传统行业运营边界，实现了数字经济要素的跨行业配置，也实现了电子商务从“商品交易”到“服务共享”“要素共享”的模式创新；另一方面，紧扣全流时代生产要素全域流动特征，挖掘了不同领域的共享需求，实现了业态创新。从发展领域来看，共享经济独角兽企业最初集中在金融服务、交通和旅游等电子商务高度渗透的领域，当前已逐步向教育、音乐、工具共享等领域拓展，凸显了跨行业融合发展的数字经济特征，体现了电子商务业态向全领域延伸的创新趋势[8]。

值得注意的是，老牌电商企业与传统企业也开始融入共享经济浪潮，实现传统运营模式的创新升级。如宜家搭建二手家具交换平台，沃尔玛开放二手视频游戏共享，这些企业将传统商品销售电商模式与共享经济模式结合，推动了共享经济的全域化发展，体现了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与新兴业态融合发展”“传统电商与共享电商融合创新”的趋势。

3.2. 技术赋能：利润来源多元化，实现高额利润获取

在新质生产力的技术赋能下，共享经济平台打破了传统经济模式的利润获取逻辑，依托数字技术降低交易成本、拓展盈利空间，形成了多元化的利润来源，实现了高额利润获取，其利润获取模式传承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盈利基因，融合了数字经济的价值挖掘特征。

以共享办公平台 WeWork 为例，其利润来源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会员费、餐饮服务费等直接收益，与电子商务平台的增值服务盈利模式高度一致；二是隐形回报，包括低价获取办公场地的成本优势、

子公司的投资收益等，是数字经济下要素价值深度挖掘的体现；三是高额租金收益，通过智能算法实现场地资源的高效配置，保持稳定的租金收入。在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平台利润来源还拓展至线上线下推广的广告收益，是电子商务平台流量变现模式的直接传承。

共享经济平台收益印证了其利润获取的多元化与高额化，且均与电子商务平台盈利特征高度相关：一是收取 15%~30% 的交易费用，与传统电商平台的交易佣金模式一脉相承；二是通过数字技术优化运营流程，降低运营成本，是数字经济下企业降本增效的典型体现；三是服务价格、收费比例等实时变动，平台可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整盈利策略，是电子商务平台动态定价模式的升级与延伸[9]。

共享经济平台利润来源的多元化，本质上是新质生产力技术赋能的结果，也是其融合电子商务盈利基因与数字经济价值挖掘特征的体现，既保障了平台的可持续发展，也推动了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的融合发展。

3.3. 数字支撑：声誉机制成为运营核心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数字经济的繁荣，数字经济的核心是信用经济，声誉机制则成为数字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信用体系也是电子商务运营的核心基础。在全流时代共享经济平台的运营中，交易双方多为陌生人，存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声誉成为决定交易成功与否的核心因素，平台运营高度依赖声誉机制，这一特征既传承了电子商务信用体系的核心基因，也契合了数字经济信用体系的建设要求。

从交易主体来看，供需双方均高度珍视自身在平台上的声誉，因为声誉直接决定了其未来的交易机会与交易成本，成为“数字信用凭证”。供给方的良好声誉会吸引更多需求方选择，需求方的良好声誉则会获得更多供给方的信任，这一机制与传统电子商务平台的互评体系、信用评级机制一脉相承。共享经济平台通过构建互评体系、声誉记录等机制，让交易双方的声誉成为可量化、可追溯的数字信息，打破了陌生人之间的信任障碍，完善了电子商务的信用体系，夯实了数字经济的信用基础。

从平台自身来看，声誉是其生存与发展的核心，这一竞争逻辑与电子商务平台高度一致。当前共享经济平台竞争日趋激烈，消费者与供给方更倾向于选择声誉良好的平台，平台的不良声誉会直接导致用户流失，甚至面临被市场淘汰的风险[10]。因此，共享经济平台高度重视自身声誉建设，通过完善服务体系、加强交易监管等方式，提升平台的品牌声誉与市场认可度。

在新质生产力的技术赋能下，共享经济平台的声誉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社交媒体的发展让用户能够自主管理个人数字声誉；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让平台能够对用户的声誉进行实时监控、精准评价；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则让用户的声誉记录实现不可篡改、全链路追溯。可以说，共享经济平台的声誉机制，是新质生产力下数字信用体系在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领域的具体实践，为数字经济的规范化发展、电子商务的可持续运营提供了重要的信用支撑。

4.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共享经济平台运营模式的发展动力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为共享经济平台运营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核心动力，其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创新，让平台突破了传统运营的边界，实现了效率提升与模式升级。这些发展动力既源于电子商务的技术演进与模式创新，也依托于数字经济的要素流动与需求升级，本质上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下的电子商务技术创新与全流时代的数字经济要素需求牵引共同作用的结果，技术创新是核心动力，需求牵引是外在动力，二者协同推动了平台的发展与升级。

4.1. 数字技术创新：核心驱动力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数字技术创新则是其最核心的体现，也是共享经济平台发展的核心

动力。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支付等数字技术的成熟与应用，让共享经济平台实现了交易信息的高效传递、供需双方的精准匹配、交易流程的简化优化，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为平台的规模化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这些技术既是电子商务技术演进的核心内容，也是数字经济要素配置的核心基础[11]。

从电子商务技术演进来看，数字技术创新推动了电子商务平台从“信息平台”向“智能平台”的转型，这一转型成果也被共享经济平台充分吸收。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让电子商务平台实现了用户画像精准绘制、商品推荐智能匹配，共享经济平台依托这一技术体系，进一步实现了供需匹配的精准化与个性化。同时，移动支付技术的成熟让共享经济平台的交易流程更加便捷，实现了“随时随地交易”，与移动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高度契合。

从数字经济要素配置来看，数字技术创新实现了传统生产要素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了数字经济要素的全域化流动，共享经济平台则成为要素配置的重要载体。在传统经济模式下，闲置资源、剩余产能等生产要素受多种因素限制，难以实现高效配置，而数字技术的应用让这些生产要素实现了数字化转型，通过平台进行全域化展示与匹配，打破了地域与信息壁垒，实现了跨主体、跨时空、跨领域配置。可以说，数字技术创新是共享经济平台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也是新质生产力赋能电子商务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核心体现。

4.2. 平台机制创新：制度延伸与创新探索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包括技术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技术与制度创新的协同发展是其核心特征之一。共享经济平台的机制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制度创新在共享经济领域的延伸，成为平台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些机制创新既是电子商务交易机制的升级与创新，也是数字经济治理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为解决陌生人之间的信任问题与交易风险防控问题，共享经济平台依托新质生产力的技术支撑，构建了一系列风险防控机制与交易保障机制。如 Airbnb 的资金托管与保险保障机制，是电子商务平台“担保交易”机制的延伸与创新；滴滴出行的司机资质审核、行程实时监控等机制，解决了共享出行中的安全风险问题。这些机制创新有效降低了交易风险，提升了用户的交易安全感，推动了平台的规模化发展，也为电子商务交易机制的创新提供了实践经验。

共享经济平台的机制创新还体现在信用管理、规则制定、纠纷解决等方面。在信用管理方面，构建了多元化的声誉评价体系与信用评级机制，是数字经济信用治理机制的场景化落地；在规则制定方面，根据共享经济发展特征制定了完善的交易规则与奖惩机制，为数字经济领域的规则制定提供了新的思路；在纠纷解决方面，构建了线上调解、快速仲裁等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是数字经济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探索。这些机制创新与数字技术创新协同作用，推动了共享经济平台的规范化、规模化发展。

4.3. 移动智能设备普及：载体落地与重要支撑

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创新需要依托具体的载体落地，移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设备的普及，以及各类 APP 应用的开发，让新质生产力的数字技术能够融入用户的日常生活，成为共享经济平台发展的重要外在动力。这一载体的普及，既是移动电子商务发展的核心基础，也是数字经济场景化的重要支撑。

从移动电子商务发展来看，移动智能设备的普及推动了电子商务从 PC 端向移动端的全面转型，形成了“APP 经济”时代，为共享经济平台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用户基础与技术环境。随着移动智能手机的普及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移动端成为电子商务交易的主要场景，共享经济平台依托移动 APP 的形式进行运营，契合了用户的消费行为习惯，让用户能够通过手机随时随地完成共享资源的查询、预订、交易等操作。同时，移动智能设备的硬件升级，也为共享经济平台的技术应用提供了硬件支撑。

从数字经济场景化来看，移动智能设备的普及让数字经济要素的配置能够融入日常生活的各个场景，

实现了“场景化要素流动”，共享经济平台则成为数字经济场景化的重要载体。通过移动智能设备，数字经济要素能够与线下的生活场景、生产场景深度融合，实现要素的场景化配置与价值挖掘。如在出行场景中，移动智能设备将用户的出行需求与线下的车辆资源进行匹配，实现了交通要素的场景化配置。移动智能设备的普及，让共享经济平台真正融入用户的日常生活，推动了移动电子商务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

4.4. 全流时代需求牵引：发展导向与外在动力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导向，全流时代用户对“高效、便捷、绿色、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与生产需求，成为共享经济平台发展的外在牵引。这些需求既是电子商务需求升级的体现，也是数字经济要素需求多元化的体现，为共享经济平台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12]。

从电子商务需求升级来看，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与消费观念的转变，用户的消费需求逐渐从“标准化、同质化”向“个性化、多元化”转型，从“所有权消费”向“使用权消费”转型，共享经济平台精准契合了这一趋势。传统电子商务主要满足用户对标准化实体商品的购买需求，而共享经济平台以“使用权共享”为核心，为用户提供了个性化、多元化的共享服务，能够满足用户在出行、住宿、办公等多个领域的个性化需求。同时，共享经济的“绿色消费”理念也契合了用户的消费观念升级，通过共享代替购买，减少了资源的消耗与浪费。

从数字经济要素需求多元化来看，全流时代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生产要素的多元化流动，企业与个体对闲置资源、剩余产能、人力资本等多元要素的需求日益旺盛，共享经济平台成为满足这一需求的重要载体。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企业与个体的生产要素需求主要集中在实体商品、资本等单一要素，而数字经济的发展让闲置资源、剩余产能等成为重要的数字经济要素。共享经济平台整合了全域的多元要素资源，为企业与个体提供了要素共享服务，实现了要素的高效配置与价值挖掘。全流时代的需求牵引与新质生产力的技术赋能协同作用，形成了“需求牵引创新、创新满足需求”的良性循环，推动了共享经济平台的业态创新与模式升级。

5.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共享经济平台运营模式的社会价值

在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下，共享经济平台的运营不仅实现了自身的经济效益，还释放了丰富的社会价值，其价值内涵与新质生产力“绿色化、人本化、高效化、协同化、创新化”的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也是电子商务业态创新的价值体现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价值释放，从多个方面推动了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5.1. 提升消费体验，契合新质生产力“人本化”内核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共享经济平台的运营为消费者提供了传统经济模式无法满足的新服务、新体验，提升了消费者的享受感知与生活品质，精准契合了“人本化”内核。这一体验的提升，既是电子商务从“商品交易”到“要素共享”的体验升级，也是数字经济下要素需求的精准满足。

共享经济平台打破了传统电子商务“标准化商品消费”的边界，将消费内涵从“商品购买”延伸至“要素共享”，为消费者提供了多样化的服务体验。如 Airbnb 提供的民宿共享服务，让消费者能够体验到“家的感觉”，相较于传统旅馆更具个性化与温馨感；Listminut 的任务共享平台，让消费者能够就近找到服务提供者，解决生活琐事，提升了生活的便利度。共享经济平台的发展，让电子商务的消费内涵更加丰富，推动了电子商务从“商品交易平台”向“生活服务平台”的转型。

同时，共享经济平台依托数字技术实现了供需的精准匹配，能够精准捕捉消费者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并快速对接合适的共享资源。在传统经济模式下，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往往因信息不对称等因素

难以得到满足，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让平台能够精准绘制用户画像，实现了需求的精准识别与资源的精准匹配，提升了消费者的满意度与幸福感，也提高了数字经济要素的配置效率。

5.2. 优化资源配置，契合新质生产力“绿色化”要求

新质生产力强调绿色低碳发展，共享经济平台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与再分配，从根源上减少资源浪费，降低资源消耗与废弃物排放，精准契合了“绿色化”要求。这一资源配置的优化，既是电子商务供给形态的创新，也是数字经济要素价值的深度挖掘。

共享经济平台实现了闲置资源的高效利用与循环利用，在传统经济模式下，大量的房屋、车辆、工具等资源处于闲置状态，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而共享经济平台通过数字化手段，将这些闲置资源整合起来，实现了跨主体、跨时空共享，让资源从“闲置”变为“有用”，从“一次性使用”变为“循环使用”。如共享汽车平台将个人闲置的车辆整合起来，供有出行需求的用户使用，一辆共享汽车能够替代多辆私人汽车的使用，减少了汽车的保有量，降低了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13]。

从电子商务供给创新来看，共享经济平台突破了传统电子商务“商品供给”的边界，将供给形态从实体商品延伸至闲置资源、剩余产能等新型生产要素，丰富了电子商务的供给体系。传统电子商务的供给主体主要是企业，供给形态主要是标准化的实体商品，而共享经济平台的供给主体既包括企业，也包括普通个体，供给形态既包括实体资源的使用权，也包括专业技能、剩余产能等无形生产要素，推动了电子商务从“企业供给为主”向“企业与个体协同供给”的转型。

从数字经济要素价值挖掘来看，共享经济平台通过数字化手段让闲置资源、剩余产能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化为数字经济要素，实现了要素价值的深度挖掘与最大化。在传统经济模式下，这些生产要素因缺乏有效的配置渠道，难以实现价值挖掘，而共享经济平台则成为其数字化转型与价值挖掘的重要载体，丰富了数字经济的要素体系，让闲置资源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新动能[14]。

5.3. 促进信任生成，契合新质生产力“协同化”特征

新质生产力强调生产力发展的系统协同，共享经济平台的运营推动了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生成与社会互动，提升了社会凝聚力，促进了社会协同发展，精准契合了“协同化”特征。这一信任的生成，既完善了电子商务的信用体系，也夯实了数字经济的信用基础。

在传统经济模式中，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建立难度较大，而共享经济平台通过构建完善的声誉机制、互评体系、担保机制，打破了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壁垒，让陌生人之间的交易成为可能。平台依托数字技术，将交易双方的行为、评价、履约情况等转化为可量化、可追溯的数字声誉，让陌生人之间能够通过声誉信息快速建立信任。同时，交易双方在完成交易后，可通过平台进行互评，分享交易体验，进一步丰富声誉信息，推动了陌生人之间的社会互动，提升了社会凝聚力[15]。

共享经济平台的声誉机制是电子商务信用体系的重要延伸与创新，推动了电子商务信用体系向更完善、更多元的方向发展。传统电子商务平台的信用体系评价指标较为单一，主要关注交易结果的满意度，而共享经济平台的声誉机制构建了多元化、全流程的评价指标体系，不仅关注交易结果，还关注交易过程、资源质量、服务能力等多个方面，实现了对用户信用的全流程、多维度评价，提升了电子商务的信用水平[16]。

数字经济的核心是信用经济，信用是数字经济要素流动的基础，共享经济平台的声誉机制夯实了数字经济的信用基础，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协同发展。平台的声誉信息可与政府信用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其他电商平台的信用信息互联互通，形成全域化的数字信用体系，让“一处守信、处处受益；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成为现实，推动了数字经济各领域、各主体的协同发展。

5.4. 提升经济效率，契合新质生产力“高效化”核心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提质增效，共享经济平台的运营通过对剩余劳动力、资产和资源的再利用，提升了整体的生产力经济效率，精准契合了“高效化”核心。这一效率的提升，既推动了电子商务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也优化了数字经济的产业效率。

共享经济平台依托数字技术构建了动态定价、精准匹配、流程自动化等机制，大幅提升了电子商务的交易效率。传统电子商务平台的交易匹配主要依靠用户主动搜索、平台简单推荐，匹配效率较低，而共享经济平台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了供需的实时精准匹配。如滴滴出行通过动态价格调整机制与智能算法，实现了出行供需的秒级匹配，让用户的平均等车时间大幅缩短；同时，平台依托数字技术实现了交易流程的自动化处理，从资源查询到评价，全流程均可通过线上平台完成，大幅减少了交易环节的时间成本与人力成本。

从数字经济产业效率优化来看，共享经济平台通过实现生产要素的全域配置、高效利用，推动了数字经济各产业的效率提升。在传统经济模式下，各产业的生产要素受地域、行业等因素限制，难以实现跨领域、跨主体的高效配置，而共享经济平台打破了这些限制，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全域化流动与高效化配置，让资源、劳动力、产能等能够在各产业、各企业之间自由流动，发挥最大价值。同时，共享经济平台还推动了数字经济产业的融合发展，打破了各产业之间的运营边界，推动了交通、住宿、金融等多个产业的深度融合，形成了产业融合的新生态，进一步优化了数字经济的产业效率^[17]。

5.5. 倒逼产业创新，契合新质生产力“创新化”动力

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共享经济平台的发展对传统行业形成了良性竞争，倒逼传统企业进行运营模式的创新升级，推动了整个产业的创新发展，精准契合了“创新化”动力。这一产业创新，既推动了传统产业的电子商务化转型，也推动了数字经济的产业融合发展。

共享经济平台的发展对传统产业形成了强烈的竞争冲击，倒逼传统企业打破传统的运营模式，进行创新升级。在共享经济平台出现之前，传统交通、住宿、零售等产业的运营模式较为单一，缺乏创新，难以满足用户日益多元化的需求。而共享经济平台依托数字技术与创新的运营模式，快速占领市场，传统企业为了生存与发展，不得不进行运营模式的创新升级，融入数字化、电商化的发展理念。如共享出行平台的出现，倒逼传统出租车行业学习其动态定价模式、线上预约模式，实现了传统交通产业的电商化、数字化转型；共享住宿平台的出现，让传统酒店行业开始注重个性化服务、线上营销，推动了传统酒店产业的电商化转型。

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发展来看，共享经济平台的发展打破了不同产业之间的运营边界，推动了数字经济各产业的深度融合，形成了产业融合的新生态。共享经济平台作为数字经济要素配置的核心载体，推动了交通、住宿、办公、金融等多个产业的数字要素跨领域流动，实现了产业间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如共享办公平台 WeWork 不仅为用户提供办公空间，还整合了金融、法律、科技等产业的资源，为初创企业提供一站式的创业服务，推动了办公产业与金融、科技等产业的融合发展。这种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催生了大量的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了丰富的产业场景。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问题研究”(24ZDA021)。

参考文献

- [1] 周文, 许凌云. 论新质生产力: 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 改革, 2023(10): 1-13.

-
- [2] 张林, 蒲清平.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理论创新与价值意蕴[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9(6): 137-148.
- [3] 高帆.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3, 14(6): 127-145.
- [4] Benkler, Y. (2006)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Yale University Press. <https://hls.harvard.edu/faculty/yochai-benkler/>
- [5] 黄群慧, 盛方富. 新质生产力系统: 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J]. 改革, 2024(2): 15-24.
- [6] 徐政, 郑霖豪, 程梦瑶. 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构想[J]. 当代经济研究, 2023(11): 51-58.
- [7] 佟家栋, 张千. 数字经济内涵及其对未来经济发展的超常贡献[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3): 19-33.
- [8] 李春利, 高良谋, 安岗. 数字平台组织的本质及演进: 基于分工视角[J]. 产经评论, 2021, 12(6): 134-147.
- [9] 刘淑春. 信用数字化逻辑、路径与融合[J]. 中国行政管理, 2020(6): 65-72.
- [10] 冯楠, 任彬彬, 黄梓宸, 李敏强. 数字经济下工业互联网平台信息共享激励机制研究[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2): 1-13.
- [11] 刘邦凡, 栗俊杰, 陈朋伟, 王闻珑. 全流时代的共享经济平台运营模式构建[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0, 34(5): 79-88.
- [12] 张美慧, 许宪春. 数字供给使用表研究的国际进展、挑战和建议[J]. 当代经济科学, 2025, 47(1): 44-59.
- [13] 蔡旺. 新质生产力引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理论阐释、机理分析与推进路径[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51(6): 188-198+282.
- [14] 王鹏, 陈蝶欣.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政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 2025, 44(5): 23-32.
- [15] 曹增栋, 涂勤, 夏文浩. 电子商务发展与涉农企业新质生产力——基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的准自然实验[J]. 产业经济评论, 2025(5): 183-202.
- [16] 胡晓鹏. 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内涵、系统结构与发展能力[J]. 求索, 2025(6): 144-153+208.
- [17] 郭岩. 数字经济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J]. 统计与决策, 2025, 41(24): 17-22.